

香港风

阿浓 著

本班最后一个乖仔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香港风

本班最后一个乖仔

阿 浓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09-1998-226号

本著作简体字版版权由(香港)突破出版社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

香港风

本班最后一个乖仔

著者/阿浓

策划选编/程序工作室

责任编辑/张继红

责任校对/邱红穗

封面设计/高山

版式设计/蒋克

出版发行/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

电话 62571961 传真 62860110

印刷/上海新文印刷厂

889×1194 48开

印张/3 $\frac{5}{6}$ 插页/4 千字/73

1998年12月第1版

1998年12月第1次

印数/8000册

ISBN7-5617-1942-6/I·195

定价/8.00元

出版前言

香港风丛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（香港）突破出版社共同开发的系列图书。

“香港风”，把香港作者的优秀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。

70年代脍炙人口的歌曲《小城故事》亲切地把香港称为“小城”，我们的**“香港风”**，正是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瞭望“小城”的窗口。透过这扇窗，读者可以领略浓郁的香港风情，体验香港人多彩的生活和丰富的情感世界。

在**香港风**丛书中读者会鲜明地感受到：在香港作者的笔下，严肃的生活故事充满着轻松幽默的情调；枯燥的社会话题学术话题以生动活泼的表述为我们带来阅读的愉悦。

祈望凝结了沪港两地出版人心血的**“香港风”**系列图书能为读者所喜爱。

程序工作室

目录

序 /6

会织草蓁的男孩 /8

本班最后一个乖仔 /22

母亲的特异功能 /32

大件事 /46

那一朵玫瑰 /56

老老师的第一课 /66

小色狼 /76

爸做错了一件事 /86

逃学之后 / 94

妹妹 / 104

第三愿 / 114

让她也“错”一次 / 122

二人世界 / 130

侦探三人组 / 138

笛子 / 148

想在草地打滚的女孩 / 156

寻角 / 166

校长李洁 / 174

序

我答应过为同学、家长、老师写一本类似《爱的教育》的书，可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写出来，为此我感到抱歉。

现在“突破”把我的一些少年小说，包括在《突破少年》发表过的，与人合集的，和几篇没有发表过的新作，合为一集，定名为《本班最后一个乖仔》，作为阿浓的校园小说合集，使我十分地喜欢。因为这正是一本具有爱的教育之精神的书。

出版之前，我把这些故事重读了一遍，我仍然为其中许多篇而感动。我觉得同学、家长和老师都应该看看这本书，哪怕不买，也可以到图书馆借阅。不是为这本书的文学价值，不是为捧阿浓的场，而

是在看了这本书之后，大家的心一定会
变得靠近一些，美丽一些。

阿浓

会织

草蜢

的男孩●

中一班上来了一名新生，清瘦苍白，很温顺的样子，眉心靠左边刻着一道疤痕，给人老是皱着眉头的错觉。

我不可以写出他的真名，就叫他陈天华吧。我没有教他的课，认识他是从某天放学后开始的。

那天放学后，我步行往地铁站，一个喜欢跟我谈天的学生与我同行，陈天华见了，加入了我们。他说家在旺角，正好同路。

我们边行边谈。陈天华随手掐了路旁一片草叶，用指甲剖开三络，熟练地编织起来，很快地在他手上出现了一只草蚺，精致的肚腹，长长的触须，好像随时会跳走似的。

我赞叹说：“织得真像。是谁教你的？”

“从前住在乡下，看见人家织过几回，便学会了。”

“你肯教我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这草不够好，待找到好的草，让我教你。”

他把草蚺送给我。我带回家去，放在案头，第二天却已干了，失去了跃然欲跳的神

气。

此后我跟学生们在校园散步闲谈时，天华常常靠近来，像别的孩子一样，先是拖我的手，后来则拉我的手绕着他的颈项。

好几个孩子喜欢这样做，都是失去父爱的小东西。我不吝啬这种表示亲爱的身体语言，有时故意用力箍紧他们，让他们欢喜地哎呀哎呀地叫着。

终于在一次单独的谈话中，我知道了天华眉心那道疤痕的来由。

他有四个兄弟姊妹，姐姐居长，天华排行第二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、一个弟弟。

几年前，父亲跟母亲吵大架。深夜，大家都睡了，母亲忽然把他们四个逐一唤醒，叫他们静静地不要吵醒父亲，她要带着他们四个逃走。

听着父亲隔房的鼾声，他们紧张地穿衣、穿鞋。母亲已收拾好一个小皮箱，她把最小的弟弟背着，一手拖妹妹，一手拿皮箱，开门出去。

可能开门关门的声音惊醒了父亲，他们

一出大门，父亲便追了出来。走在最后的天华，被父亲一手拿住，顺手往屋里一抛，眉心碰在不知什么家具上，鲜血迸流，昏了过去。到他醒来时，母亲正在替他包扎伤口，她的逃走计划失败了。

不过后来天华的母亲还是走了，独自一个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四个孩子跟着父亲生活。父亲经常跑到大陆做生意，由大姐负起母亲的责任，照料弟妹。大孩子照顾小孩子，当然问题多多。

天华渐渐无心向学，常常跟一班顽皮孩子在市镇上玩耍，捣蛋生事，愈来愈大胆。有几次被警察捉了，虽然警戒了事，却在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指模。

有一次，天华一个朋友的小狗被一辆私家车撞死，司机没有停车，继续前驶。孩子们在后面穷追，那车终于在交通灯前停了下来。孩子们气喘吁吁地追到之后，那人不但肯下车，还隔着车窗玻璃，做了一个猥亵手势。天华火了，刚巧一辆货车停在旁边，车上有一批水喉铁管，他顺手拿起一根，照着车门

玻璃就是一棍。那小狗的主人，抢过天华手上的铁管，迎着车头玻璃打去，砰嘭连声，碎珠似的玻璃跌得一地都是。两人丢下水喉铁管，拚命逃走。

警方事后在铁管上找到他们的指模，天华被儿童法庭判入社会福利署属下的男童院。

在男童院里一年多的生活不算太难过，如果行为良好，导师会带他们出外看电影作为奖励。天华看过好几次这样的免费电影。

这期间天华的家庭变化很大。父亲在深圳做生意时触犯了当地的法律，被判入狱。姐姐跟男朋友感情成熟，宣布结婚。姐夫是做小生意的，姐姐做了老板娘，要帮着经营，再不能照料弟妹。

天华从男童院出来之后，无父无母；姐姐又嫁了人，三兄妹无依无靠。幸得慈祥的外婆不忍见三个外孙无人照料，答应收容他们。他们从新界搬到旺角的外婆家中，天华就进入我任教的学校读书。

天华虽然从男童院释放出来，仍要守行

为两年，期间要经常见感化官，晚上须留在家中，不得外出，感化官会随时抽查他是不是遵守感化令……

一道疤痕后面原来有这么悲哀的故事。每逢他想与我亲近时，我的心中便充满怜惜。

天华在学校的表现不差，可以顺利升读中二。家长日那天，他外婆到学校来，一位很能干的老人家，穿得齐整，也很会讲话，她感谢老师们对她外孙的耐心教导。

暑假期间，我约天华和另一个孩子到我的村居小住。到了约定的时间地点，天华没有出现。我打电话到他家里，他外婆说为他此行新买了毛巾、牙刷，准备了洗换衣裳，他昨晚却没有回家睡觉。我听了心中不安，怕他又跟从前的朋友混在一起，迟早出事。

新学期开始，开学第一天不见他出现，我有不祥之感。

三四天后，他回来了，一只左眼又瘀又肿，陪他回来的是他外婆。

我问：“你的眼睛怎么了，跟人家打架

啦？”

“没有。我在街上跟一只狗玩耍，一个小贩忽然走来打我一拳。”

“他为什么无端打你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是你们顽皮，妨碍人家做生意吧？”

“或许是吧！”

“你有没有报警？”

“没有，外婆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
中秋节的前两天，小息时天华走来对我说：“请我喝汽水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觉得他表情古怪。

“从明天起我不上学了，算是为我送别好吗？”

“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后天我要上庭，感化官说我的机会很微。”

“告诉你什么？”

“偷东西，又违反了感化令。”

跟着他告诉我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，起因是一部磁碟游戏机。这部机在他们一群出

来玩的孩子之间借来借去。阿东借给天华，天华又借给阿炳。阿炳一借便是一个多月，阿东追天华，天华追阿炳，阿炳一味借故推搪。

一天晚上，天华在街上碰见阿炳，决定缠住他不放，要把游戏机追回来。阿炳见无法脱身，说游戏机放在朋友家里，叫天华陪他去拿。

到了油麻地一幢楼宇，阿炳叫天华在楼下等候，让他上去拿机。结果阿炳没有下来，却来了两个青年，二话不说，打了天华一顿，还要他请饮啤酒。

天华说没钱，两人挟他到一间便利店门前，叫他进去“拿”点吃的、喝的。

天华说自己不敢做，两人笑他没胆，要他在门外接应，不准走开，如果走开，一定打死他。

两人进去了一会儿，便拿了一包糖出来，塞给天华，又再进去。

这时一个警察出现，查天华的身分证，偏偏他没有带。警察搜他的身，找到那包糖。天

华说是店里那两个青年给的。警察到店里把他们带出来，两人矢口不认，又说不认识天华。天华也讲不出这两人的名字。证据不足，警察把那两人放了，带天华到警署录口供，告他高买（指在商店里偷拿商品的行为）。

九月一日那天本是开课的日子，他没有回校，就因为要上庭。审讯结果，法官要看感化官的报告，押后宣判。

不过感化官对天华说，因为他好几次外出玩耍，不回家睡觉，又惹了许多麻烦，他的报告没法为他讲情，所以凶多吉少，要他作好心理准备要再被拘禁。

“外婆说，后天是中秋，我却要再上庭，而且不一定能回家，叫我明天不要上学，为我提早做节，晚上还请我看电影。”天华最后说。

我爱怜地抚摩着他的头说：“天华，你明天尽情地玩得高兴一点吧。”

他忽然幽幽地说：“中秋节，我们一家：爸爸、妈妈、姐姐、弟妹还有我，要分开五处地方……”

我为之黯然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到小食部买